

感动心灵的美文

GANDONG XINLING DE MEJWEN
KUAILE NANHAI JUAN

快乐男孩卷

苗秀侠 冯 渊 主编
章 勇 何宝华 李 薇 选编



A·P·G

儿童出版社

00272803

感动心灵的美文



快乐男孩卷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■ 主编：苗秀侠 冯 渊
■ 选编：章 勇 何宝华 李 薇

APG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感动心灵的美文·快乐男孩卷/苗秀侠,冯渊主编. —合肥: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2008.4

ISBN 978-7-5397-3510-8

I. 感... II. ①苗...②冯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21297 号

感动心灵的美文·快乐男孩卷

苗秀侠 冯 渊 主编

出 版 者: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者地址: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

邮 政 编 码:230071

图书发行部电话:(0551)3533521(办公室) 3533531(传真)

E-mail:ahse@yahoo.cn

出 版 人:刘玉英

选 题 策 划:何正国

责 任 编 辑:何正国

责 任 校 对:项本质

发 行 者: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 者:合肥朝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(印) 次:2008 年 4 月第 1 版

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710mm × 1000mm 1/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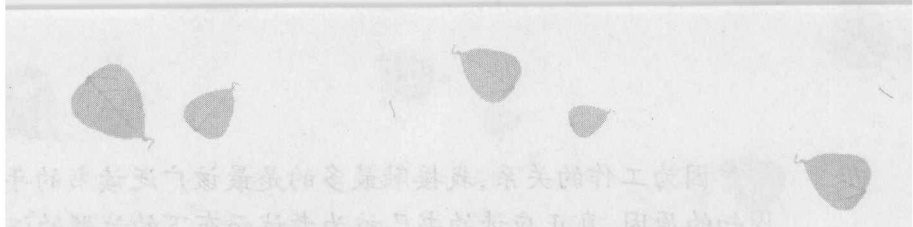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:270 千

印 张:13.5

定 价:22.00 元

ISBN 978-7-5397-3510-8

凡本社图书出现倒装、缺页、脱页等质量问题,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



序

常想起这样的情景：

寒冷的冬夜，有书橱有壁炉的房间，一家人围炉而坐，各自从书架上抽取自己喜爱的图书，或坐或卧，或席地或蜷身，各自沉浸在自己欢悦的世界里，即便有人发出会意的笑声，旁的人也不理会，任笑声生灭在寂静的空间里，只有墙上的时钟、炉内的火炭在发出持久而微弱的声响。

没有人计较明天的上班与上学，随兴而至，兴尽而止。调皮的儿子和老顽童般的父亲，坐在书橱一角的空地上，埋头翻书。帘幕低垂，待伸懒腰打哈欠，牵帘一望，不知东方之既白。

我想，儿童成长在这样的家庭里是幸福的。没有壁炉，没有地毯，都没什么，只要有各自喜爱的书就行。

实际情况是，许多家庭的书橱上，摆的多是用来谋生的书。父母的几本专业书，几本关于家庭厨艺、瑜珈养生的书——那些装帧大于内容的图书，适合远观而不宜细细品读。剩下的多是孩子的教科书、辅导书、练习册。这些自然都不是我说的深夜沉浸其中的图书。

曾经在乡下寂静的长夜里一边读书，一边听阵阵松涛从窗后越过一片棉花地汹涌而来；也曾在小城杂沓的市声里，守着黄卷伴青灯，度过了一段弥散着书香味的美好时光。

而今置身都市，书橱膨胀了，阅读形式也多了，除了纸质的图书，电子图书，什么 EXE、TXT、PDB、PDF 格式，都可以随便找个地方，手执掌上电脑，不干扰别人，就能自由阅读了。可是总结近年来读书成绩，却发现读书的空间、读书的自由越来越少。究其原因，其一，要应付业务和俗务的时间多了。其二，可读的书，愿读的书，能读出乐趣的书，少了。

出版物以惊人的速度增长，值得读的书肯定不少。哪怕你不读近年出版的书，单是经典，就让一个现代人的阅读计划“爆棚”。要成为这个热闹世界的冷静观察者，积极思考者，热情批判者，要让你、我、大家的生活越来越有价值，让我们都活得有尊严，有趣味，有价值，除了读书，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？



因为工作的关系,我接触最多的是最该广泛读书的年轻人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真正应读的书已被为考试而布下的试题的汪洋大海所淹没。

儿子今年十三岁,读八年级。爱读闲书。举凡秦文君、曹文轩、郑渊洁、格林、豪夫、安徒生,以他迅捷的阅读速度已吞食不少,我知道这些书有利于他的成长,但我还是剥夺了他的权利。因为每天八小时的功课,回家后的“基础梳理卷”“拓展提高卷”“中考冲刺卷”,早将他有限的精力冲击得七零八落,我还希望他的身体健康成长,必须保证八小时睡眠,所以我只能叶公好龙,收起一切闲书。

读书啊,读书!

在较短的时间里读较好的书,有选择地读一些精品书就十分必要了。因为切身体会,因为学生和家长的殷切询问,我们选编了这套《感动心灵的美文》。选编时,我们锁定那些篇幅较短、文质兼美的文章,希望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随意披览,即可体味到情感的滋润,思考的乐趣,以及智慧的启迪。

选编这套书时,得到许多朋友的支持,有的惠赐大作,如散文家潘小平、王英琦;有的推荐自己喜爱的文章,真诚恳切。从一千多篇文章里选择二百来篇,可谓披沙拣金,这是一件辛苦的工作,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。选定文章后,仔细品味,含英咀华,因为本书的主要读者是年轻人,我们还征求了许多年轻的热心读者的意见。在这里,要感谢两位学子张丽和孙一鸣同学,她们在南京师范大学读研,凭借开阔的阅读眼界,她们提供了一些优秀选文,并贡献了精彩的阅读意见。还有东南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,他们是本书的第一读者,特别是秦小彤、徐波、苏典、邵雪吟等同学,他们撰写心得体会,让我们从中获取了第一手宝贵的资料和灵感。

如果,在深冬的夜晚,在春日的清晨,或者花朝月夕,风雨晨昏,你“架上书常满,心中永不空”,你就是一位活得充实的有意思的人,你的生活会因为书而多了许多回味。

愿我们选编的这套书也给你的书架带去一些亮色,给你忙碌的生活送去一缕书香。

书当快意读易尽,如果读完了,你还有些期盼,则编者幸甚矣。是为序。

苗秀侠

2008年3月



目 录

情感驿站

抱愧父亲	宋灵鹏 /2
远去了,母亲放飞的手	刘心武 /4
回家	章 珺 /6
合欢树	史铁生 /8
永远的纤绳	钱国丹 /10
落叶是疲倦的蝴蝶	朱成玉 /12
雨伞	俞贤富 /14
农具的眼睛	迟子建 /15
大象、小象和人	梁晓声 /18
兴隆红叶情	许 峰 /20
父亲与粮仓	田机耕 /22
扳着指头数到十	芦芙荭 /24
消失的故乡	谢 冕 /25
白鸟	[英]简·吉尔伯逊 /27
感动是一份养分	蒋宇婷 /31
乡下的继母	黄永达 /33
母亲的来信	[苏联]克拉夫琴科 /35
还有梨花入梦	王 杰 /37
父亲给我的世界	莫 菲 /38
别人的城市,我们的家	庞 白 /40
春日的私语	严 韧 /42
家园如梦	山 珍 /43
我为父亲开车门	黄方园 /45
底层情缘	从维熙 /47
那时年少如流水	陈 静 /49



美德花园

- 兰草 李志宏 /54
- 让高贵与高贵相遇 鲍尔吉·原野 /55
- 送春 宗璞 /57
- 芦苇 乔洪涛 /59
- 离太阳最近的树 毕淑敏 /61
- 落花枝头 谢大光 /63
- 鹰之恋 杨天冰 /64
- 水系 佚名 /66
- 那树 (台湾)王鼎钧 /68
- 天真 鲍尔吉·原野 /70
- 淡之美 李国文 /71
- 菜花 孙犁 /73
- 糖罐的秘密 李晓琴 /75
- 多与失意者交流 段奇清 /76
- 谦卑的人有福 鲍尔吉·原野 /78
- 山峦 筱敏 /79
- 种树老人 佚名 /81
- 访兰 贾平凹 /82
- 闻起来像妈妈一样 澹晴 /84
- 难忘的一躬 张彩虹 /86
- 牡丹的拒绝 张抗抗 /87
- 巷 柯灵 /90
- 生命的暗示 欧阳斌 /91
- 金黄的衰草 北风 /93
- 阳光照得最多的地方 徐迅 /95
- 安魂之境 李劫 /97
- 带三句话上路 李小刀 /99

感动心灵的美文



智慧大道

天籁	冯骥才 / 102
蜂声树林	伍立扬 / 104
冬季不是凋零	林 发 / 105
飘行者	晨 义 / 107
上帝的花园	萧春雷 / 108
声音的联想	(台湾) 罗 兰 / 110
春天的声音	(台湾) 王家祥 / 112
窗花	安 黎 / 114
回音壁	陶 然 / 115
滚铁环	马步升 / 117
天山向日葵	张抗抗 / 119
萝卜花	丁立梅 / 120
走近芦苇	陈所巨 / 122
给匆忙走路的人	严文井 / 124
绝唱	严 阵 / 126
心灵的音乐	阿 土 / 128
天堂	苏沧桑 / 130
爱晚亭	(台湾) 谢冰莹 / 132
鸟是树的花朵	吴 忌 / 134
独坐夕阳里	郭 枫 / 136
小心落叶	唐元峰 / 138
放弃也是一种前进	严 韧 / 140
忧郁的微风	刘湛秋 / 142
在路上寻找	吴宓雯 / 144
境界	李国文 / 146
乡村的诺亚方舟	包光潜 / 148
与花儿攀谈	[埃及] 艾·巴哈加特 / 150
村里的石头	余世磊 / 151
过日子	姚 敏 / 153



励志时空

感动心灵的美文



心灵巨人	魏念滨 /156
丑人的升华	佚名 /157
脚步声	陆文夫 /159
维也纳春天的三个画面	冯骥才 /161
我要笑遍世界	[美]奥格·曼狄诺 /164
灵魂	伊甸品茗 /165
任性的葫芦	丛桦 /167
湖畔	李紫枝 /168
好吃的苹果平凡的脸	佚名 /170
峭壁上的树	张庆和 /172
人生没有意义	毕淑敏 /173
走出地平线	贾宝泉 /175
成长的桥	陈敏 /177
秃的梧桐	苏雪林 /178
流放出生命的精彩	杨晓雷 /180
夏日原野上的追赶	季栋梁 /182
山的呼唤	(台湾)琼瑶 /184
心灯如月	谢新源 /186
邂逅霍金	葛剑雄 /188
从罗丹得到的启示	[奥地利]茨威格 /190
铁树最美的时候	沈世豪 /192
爬上窗台的绿色	伊莹 /193
自己培养自己	睦平 /195
一盏小灯	唐金龙 /197
祈求	林敬钧 /199
铭记一些,忘记一些	滢莹 /201
蹲下来抱抱自己	郁雨君 /203
北窗迟桂	沈喜阳 /205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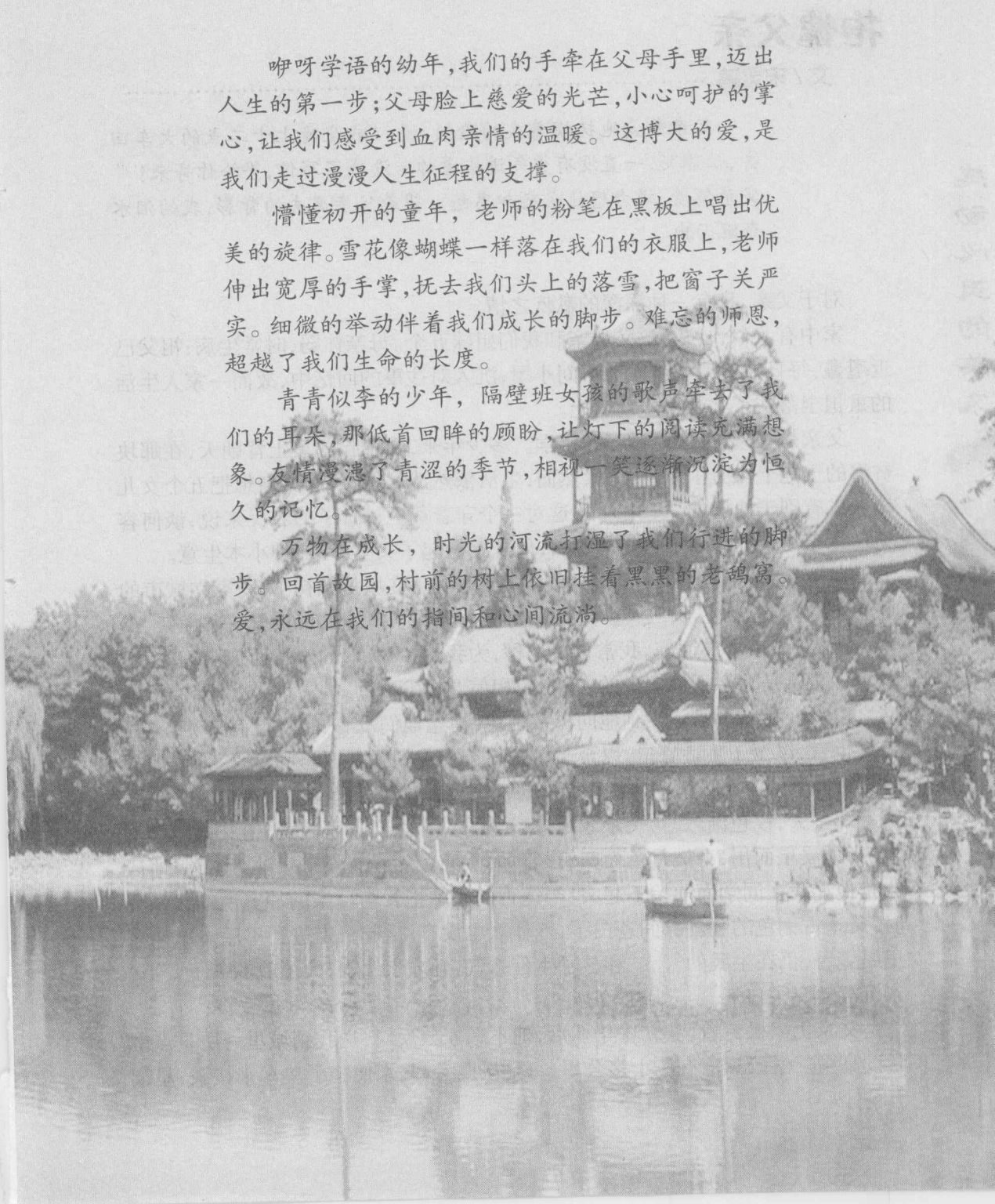
情感驿站

咿呀学语的幼年，我们的手牵在父母手里，迈出人生的第一步；父母脸上慈爱的光芒，小心呵护的掌心，让我们感受到血肉亲情的温暖。这博大的爱，是我们走过漫漫人生征程的支撑。

懵懂初开的童年，老师的粉笔在黑板上唱出优美的旋律。雪花像蝴蝶一样落在我们的衣服上，老师伸出宽厚的手掌，抚去我们头上的落雪，把窗子关严实。细微的举动伴随着我们成长脚步。难忘的师恩，超越了我们生命的长度。

青青似李的少年，隔壁班女孩的歌声牵去了我们的耳朵，那低首回眸的顾盼，让灯下的阅读充满想象。友情漫漶了青涩的季节，相视一笑逐渐沉淀为恒久的记忆。

万物在成长，时光的河流打湿了我们行进的脚步。回首故园，村前的树上依旧挂着黑黑的老鸹窝。爱，永远在我们的指间和心间流淌。



抱愧父亲

文 / 宋灵鹏

父亲慈爱地抚摸着我的脸颊，说：“我坐晚上十二点的火车回去，怕你哭，一直没有勇气进去看你。没钱了写信，爸给你寄来！”父亲笑着，竭力想让我忘却离愁。望着父亲离去的背影，我的泪水夺眶而出。

对于父亲，我有一种深深的歉疚之情。

家中有八口人：祖父、父母亲和我们姐妹五个。母亲体弱，时常生病；祖父已近耄耋，每日在餐后便步入他这间小屋，沉入对往事的回忆中，故而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全落在了父亲消瘦的肩上。

父亲是农民，仅仅上过三四年学。多少年来，父亲脸朝黄土背朝天，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操劳了大半辈子，然而，生活依然清贫；更何况父亲想把五个女儿培养成有别于他们的“文化人”，这对一个守着黄土过日子的农民来说，谈何容易！终于父亲不再囿于那几亩薄田，他开始做起了买卖，是那种小本生意。

对于父亲这一举动，我很不以为然。当时我正在城里读初中，受家在城市的同学影响，身上滋生了一种至今令我懊悔不已、深恶痛绝的市侩气——虚荣、浮华。在那些城市子弟面前，我常自惭形秽，为我的“卑贱”的出身而苦恼，竟然不敢承认父亲是大字不识多少的农民！我相信“无奸不商”的古训，对父亲的忙碌嗤之以鼻。我私下里曾尖刻地向母亲抱怨，抱怨他们没有文化，没有修养，不懂计划生育，以至于生活窘迫，以至于……对于父亲的无奈，我刻薄地挖苦说那是他咎由自取！母亲愤怒了，骂我虚荣，说我没心没肺，简直不孝不义！我委屈极了。

那一天，夜色渐浓时，父亲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。我知道父亲工作很累，头顶晨星而出，身披月色而归。尽管如此，我仍然没有丝毫感动，我主观地认为是他让我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！当饶舌的小妹把我与母亲的冲突说给父亲听时，父亲古铜色的脸刹那间苍白了，他什么也没有说，起身走进了里屋。母亲在里屋躺着，仍在生我的气。“和孩子生什么气，她才十二岁，大了就懂事了。”父亲沉沉地叹了口气。

父亲仍旧操劳着。我初中毕业后，他不顾家族反对，送我到城里一所重点中学读高中。学校离家有三十多公里，每到星期六，父亲便骑了单车来接我；星期

感动心灵的美文





天下午,父亲便又骑了单车送我。我内心仍残存着那么一点点虚伪,每次坐在父亲身后的货架上,我会莫名其妙地脸红好一阵子。

父亲话不多,翻来覆去就那么一句:“妞儿,要好好学,要争气。”三十多公里的路,大半是慢上坡,父亲吃力地蹬着车。每到中途小镇,父亲便会下车,从夹衣口袋里数出油渍斑斑的五角钱,买两个烧饼给我,而他自己总是说:“爸饱着呢,你吃吧。”我清楚父亲在骗我,可依然吃得心安理得!

我如愿以偿,考上了大学。父亲在见到录取通知书时,笑得合不拢嘴,额上刀刻般的皱纹更深了。那一年,我是方圆几十里地仅有的几个大学生中唯一的女孩,父亲有理由骄傲。他执意要摆几桌酒席以示庆贺。当乡邻们走后,父亲望着杯盘狼藉的场面兴奋地对母亲说:“咱祖上有德,谁说养女儿不行,妞儿不是挺有出息的吗?”

开学那天,父亲固执地送了我。长途汽车在中途的一个停车点休息二十分钟,乘客们都纷纷下车透风。我懒得动,坐在临窗的位子上漫不经心地看着外面。窗外,九月的阳光热辣辣地照着,昏昏欲睡的知了无精打采地鸣叫着。“卖黄梨啊,卖黄梨——”梨贩子拖着长音一声声嘶哑地叫着。

二十分钟后,车要开动了,我扭头一看,才发现父亲不知何时已不在身边。我急了,忙喊停车。我探出头,焦急地寻找父亲,我终于瞥见了,父亲用纸袋子捧着一包什么东西正急匆匆赶来,拖着长长的身影……“妞儿,这梨挺甜的,快吃一个解解渴。”父亲打开纸袋,我扭过头去,感到一串串冰凉的液体从脸颊滑落。

入学的第一天晚上,置身于陌生的环境中,一阵失意袭上心头。我走出宿舍,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楼前的林荫道上想着心事。路尽头的转弯处,一个消瘦的身影在徘徊,哦,父亲,是父亲,我跑过去,哽咽地叫了声“爸”,父亲慈爱地抚摸着我的脸颊,说:“我坐晚上十二点的火车回去,怕你哭,一直没有勇气进去看你。没钱了写信,爸给你寄来!”父亲笑着,竭力想让我忘却离愁。望着父亲离去的背影,我的泪水夺眶而出。

直到那一刻,我才体会到父亲对我至真至深至纯的爱。为了那份可怜的虚荣心,我曾怎样的伤害过父亲的自尊!自认为高人一等,回到家中摆起学生小姐的架子,衣来伸手,饭来张口,全然不顾父亲如何含辛茹苦地挣钱养家。到如今,只恨自己明白太晚,其恩其情,涌泉难报。

.....

父爱如山,支撑起一片天空。对于最亲近的父亲,我们总是觉得他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。可父亲从不责怪我们,他总是体谅,总是隐忍,总是默默奉献……当有一天我们理解了父亲的爱



温馨提示



时，才明白那是一种怎样深沉的情感，于是心里就有深深的愧疚，还有敬意。父亲是健忘的，他永远不会记得儿女曾经的伤害，他所坚持的，就是永远为儿女提供一双温暖的臂弯。

远去了，母亲放飞的手

文 / 刘心武

母亲将我放飞以后，我离她那双给过我无数次爱抚的手是越来越远了，但她所给予我的种种人生启示，竟然直到今天，仍然能从细小处，挖掘出珍贵的宝藏来……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！

从1950年到1959年，我八岁到十七岁。家里平时就我和母亲两人。回忆那十年的生活，母亲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我的哺育，都是非同寻常的。

物质上，母亲自己极不重视穿着，对我亦然，有的穿就行了；用的，如家具，也十分粗陋。但在吃上，那可就非同小可了，母亲做得一手极地道的四川菜。且不说她能独自做出一桌宴席，令父亲的那些见过大世面的朋友交口称誉，就是她平日不停歇地轮番制作的四川腊肠、腊肉等，也足以叫邻居们啧啧称奇。有人就对我发出警告：“你将来离开了家，看你怎么吃得惯啊！”但是母亲几乎不给我买糖果之类的零食，偶尔看见我吃果丹皮、关东糖之类的零食，她总是要数落我一顿。母亲坚信，一个人只要吃好三顿正经饭，便可健康长寿，并且那话里话外，似乎还传递着这样的信念：人只有吃“正经饭”才行得正，吃零食意味着道德开始滑落——当然过很多年后，我才能将所意会到的，整理为这样的文句。

母亲在饮食上如此令邻居们吃惊，被一致地指认为是对我的“娇惯”和“溺爱”。但跟着还有令邻居们吃惊的是，我家是大院中有名的邮件大户。如果那几十种报刊都是我父亲订的，当然也不稀奇，但我父亲其实只订了一份《人民日报》，其余的竟都是为我订的。就有邻居大妈不解地问我母亲：“你怎么那么舍得为儿子花钱啊！你看你，自己穿得这么破旧，家里连套沙发椅也不置！”母亲回答得很坦然：“他喜欢啊！这个爱好，尽着他吧！”

1959年，我被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录取，勉强强地去报了到。让我感到“不幸中的万幸”的是，这所学校就在市内，因此我觉得还可以大体上保持和上高中时差不多的生活方式——晚上回家吃饭和睡觉。我满以为，母亲会纵容我“依然故我”地那样生活。但是她却给我准备了铺盖卷和箱子，显示出她丝毫没



有犹豫过。母亲不仅把我“推”到了学校,而且,也不再为我负担那些报刊的订费,我只能充分地利用学校的阅览室和图书馆。

1960年冬天,有一个星期六我回到家中,一进门就发现情况异常,仿佛在准备搬家似的……果不其然,父亲奉命调到张家口一所军事院校去任教,母亲也随他去。我呢?父亲和母亲都丝毫没有犹豫地认为,我应当留在北京。问题在于:北京的这个家,要不要给我留下?如果说几间屋都留下显得太多,那么,为什么不至少为我留下一间呢?但父亲却把房子退了,母亲呢,思想感情和父亲完全一致,就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,我应当开始完全独立地生活。父母迁离北京后的那周的星期六下午,我忽然意识到我在北京除了集体宿舍里的那张上铺铺位,再没有可以称为家的地方了!我爬上去,躺到那铺位上,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上的一块污渍,没有流泪,却有一种透彻肺腑的痛苦,难以言说,也无人可诉。

1966年春天,我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。就在那个春天,我棉被的被套糟朽不堪了,那是母亲将我放飞时,亲手给我缝制的被套。它在为我忠实地服务了几年后,终于到了必须更换的极限。于是我给在张家口的母亲写信要一床被套。这对于我来说是自然到极点的事。母亲很快寄来了一床新被套,但同时我也接到了母亲的信,她那信上有几句话让我觉得极为刺心:“被套也还是问我要,好吧,这一回学雷锋,做好事,为你寄上一床……”睡在换上了母亲所寄来的新被套里,我有一种悲凉感:母亲给儿子寄被套,怎么就成了“学雷锋,做好事”,仿佛是“义务劳动”呢?现在我才憬悟,母亲那是很认真很严肃的话,就是告诉我,既已将我放飞,像换被套这类的事,就应自己设法解决。她是在提醒我:自己的事要尽量自己独立解决。

母亲将我放飞以后,我离她那双给过我无数次爱抚的手是越来越远了,但她所给予我的种种人生启示,竟然直到今天,仍然能从细小处,挖掘出珍贵的宝藏来……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!

爱孩子,那是连母鸡都会的事;教育孩子则是伟大的母亲才能完成的。错把溺爱当做关怀的母亲太多了,所以刘心武的母亲很了不起:在需要呵护的岁月里,竭尽所能地爱他;在他必须自立时,果断地放开手,让他自己摸索着成长。否则,这个世间就少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



温馨提示



回家

文/章 珺

无论是我们早已功成名就,还是我们正在为生计奔波,当我们踏上回家的征途,我们都会有着同样的冲动和期望。也许我们需要蜷缩在拥挤不堪的车厢里,也许我们要跋山涉水远渡重洋,只有在回家的那一天才发现,我们离开家已经走得太远。

在羁留异乡的日子里,回家是一种感觉。

茫茫人海,鳞次栉比的楼群,无意间听到的一个声音,或是偶然间瞥见的别人没有注意到的情景,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,在灯火阑珊处,蓦然回首。

我们突然间感到很孤独,又突然间知道自己不是孤身一人,在这个纷繁的世界上,我们来去匆匆,却不会无影无踪。那一刻,我们是那么的不堪一击,又是那么的坚忍无比。

难以用语言表述的感觉,没有开始,也没有结束,那是一种没有来由的触动,既可以让人喜极而泣,又可以让人欲哭无泪。如果它能发出声音,那声音一定是微弱而固执的;如果它能行走,那步履一定是蹒跚而执著的。可是它无声无息,短暂的刺痛,还没有伤口,就被异乡的声音和风景抚平。

在他乡我们又有了另外一个家,漂亮的房子,富足的生活,想到自己曾背井离乡的时候,庆幸也许远远多于伤感。可是被我们淡化了甚至遗弃了的故乡,又注定会在某一天清晰无比。我们曾经用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和稚拙的童音呼唤过的土地,又注定会在某一时刻穿透时间和空间,呼唤着我们回家。

于是,我们回家。背着沉甸甸的行囊,和已经疲惫的心,一起回家。无论是我们早已功成名就,还是我们正在为生计奔波,当我们踏上回家的征途,我们都会有着同样的冲动和期望。也许我们需要蜷缩在拥挤不堪的车厢里,也许我们要跋山涉水远渡重洋,只有在回家的那一天才发现,我们离开家已经走得太远。

我们回到了这里——我们和我们的祖先繁衍生息的地方。我们生在这里,却命中注定要离开这里,这是我们的幸运还是不幸?我们用心触摸这里的一切。在遥远的他乡,我们曾用音符去编织她;我们曾用泪水去打磨她;她的每条小路应该铺满红叶,燃烧着诗情画意;她的空气里应该弥漫着醉人的酒香,浸染着离愁别绪。我们本来可以自然而然地走到她的面前,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们学



会了刻意地寻求她、感受她。可是,朴素的土地没有那么多的乡愁,对于那些依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,他们甚至已经忘记了这里是他们的故乡。我们与我们的故乡之间,已经有了那么多格格不入的东西。在那么一天,一路风尘之后,倚在故乡的门框边,也许会伤心地告诉自己:我离开了这里,再也无法回到这里。我们从哪里来?又要到哪里去?轻轻的一声叹息,却沉重得让人无法喘息。

我们在茫然中再次告别故乡。没有太多的依依不舍,我们甚至已经巴望着尽快离去。我们还未实现的梦想,被我们留在了他乡,还有太多的人、太多的事,等着我们归去。

可是,当车轮启动的时候,我们便开始筹划起下一轮回家的行程。回家的感觉,又不知不觉涌上心头。故乡的景色还近在眼前,我们不知道,我们是舍不得离开这里,还是在盼望着再次回到这里?我们回家,毕竟不仅仅是为了成全那种感觉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对故乡的回忆里,夹杂了苦涩和痛楚,可是想起故乡时,我们还会有割舍不断的感动。也许在某一天,我们在故乡埋葬了最后一个亲人,我们不再有理由回到那里。可是在不经意间,我们还会拾起那种感觉——回家的感觉,细碎的、温暖的、潮湿的感觉,穿透了我们已经麻木而冷漠的心。回家不再是一种行动,它越来越虚化成为一种感觉。细腻而绵长的感觉,连缀着我们的一生一世。

我们回家,独自一人,或者带上我们浩浩荡荡的子孙。也许是在梦里,风雨飘零,我们又踏上了没有尽头的归途。

出门在外,有太多的事情令我们烦恼,每当夜幕降临,我们会感到孤单,首先想起的便是故乡。自从我们告别故乡的那一刻起,我们已经注定回不去了,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,在我们遇到困难时,只有关于故乡的记忆才能给我们心灵上的慰藉。故乡不仅仅是我们最初居住的地方,更是我们精神的归宿,她承载了我们太多的记忆:童年的伙伴,袅袅的炊烟,门前的小溪……即使我们将来远走他乡,但故乡依然是我们魂牵梦萦的地方,故乡就是我们的根,没有了根,我们就像浮云一样,到处漂泊。



温馨提示

合欢树

文 / 史铁生

第二年，合欢树没有发芽，母亲叹息了一回，还不舍得扔掉，依然让它长在花盆里。第三年，合欢树却又长出叶子，而且茂盛了。母亲高兴了很多天，以为那是个好兆头，常去侍弄它，不敢再大意。又过一年，她把合欢树移出盆，栽在窗前的地上。再过一年，母亲去世，我们搬离了同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儿，悲痛弄得把那棵小树忘记了。

十岁那年，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。母亲那时候还年轻，急着跟我说她自己，说她小时候的作文作得还要好。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。“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。”我听得扫兴，故意笑：“可能？什么叫可能还不到？”她就解释，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她，把她气得够呛。不过我承认她聪明，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。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底白花的裙子。

二十岁时，我的两条腿残废了。为了我的腿，母亲的头上开始有了白发。尽管医院已明说我的病目前没办法治，但母亲不死心。她到处找大夫，打听偏方，花钱买来些稀奇古怪的药，让我服用，让我洗、敷、熏、炙。“别浪费时间啦！根本没用！”我说。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，仿佛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。可母亲仍不放弃，直到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，这对于瘫痪病人实在太悬了。后来母亲发现我在写小说，她跟我说：“那就好好写吧。”我听出来，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，但又抱了新的希望。“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？”她提醒我说。她到处去给我借书。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，像过去给我找大夫、打听偏方一样锲而不舍。

三十岁时，我发表了第一篇小说，母亲却已不在人世。过了几年，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，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七年。

获奖之后，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，大家都好心好意，认为我不容易。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，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。我摇着车躲出去，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，想：母亲为什么早早地走了呢？迷迷糊糊中，我似乎听见回答：“她心里太苦了，老天爷可怜她，就召她回去了。”这让我心里得到一点安慰，睁开眼睛，风正从树林里吹过。

